

第二十一回 慈悲忍辱

世上萬般生意都好做，唯有說書最難習，裝文裝武我自己，說表評演真不易。一要聲音洪亮，二要頓挫時異，三要知識豐富，四要口齒伶俐，五能駕馭書琴，六要會演戲，千言萬語都得記，必須要有好的記憶力。七十二行任意選，我幹嘛選這說書？既沒家學淵源，又沒拜師學過藝。三親六故都反對，全家沒有一個支持的。自學自悟不容易，其中的辛苦我自知。突然間結識惠能，我是快樂無比，惠能的智慧、品行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他的自強不息更給了我勇氣，我說好說賴都要說下去，我要把他的生平事跡告訴你，讓你從中體味人生真諦。

單說惠能在東山寺勞作苦役，以苦行磨礪心志，一個多月之後，他發現有人在暗中幫他劈柴、除糞。無論惠能起多大早、貪多大晚，都等不著這個人出現，這個人是有意躲著惠能。惠能心想，他本事這麼大，要是不想見我，我絕對見不著他，他要是想見我，自然會出現，我別費那力氣等了，順其自然吧，他想做這件事自然有他想做的道理。惠能想至此，綁上腰石又到廚下與倆火工一塊踏碓舂米。按說三個人努力勞作應該很輕鬆，原來寺院裡有兩個火工舂米，的確是有些人手緊張。因為東山寺裡常住的僧人就一千多個，再加上來來往往的流動人口，流水單不計其數，每天兩個人舂米供不上，就都要動用一些庫存之米。現在多了個惠能來舂米，按說三個人要是努力勞作，那是真能供上寺院當日之需。

可是那倆火工一看惠能前來，他們故意藏奸偷懶。儘管惠能十分勤奮的勞作，他一個人的舂米量能趕上兩個火工的舂米量，但還

是不能供應寺院當日之需，每天都要動用一些庫存之米。王行者很高興，常到廚下來監工督促，倆火工一看王行者前來，特別的賣力，還向王行者奏本，說惠能藏奸偷懶不幹活。那個王行者本來就對惠能沒好印象，聽倆火工這麼一說，他就更生氣了。把惠能痛斥了一頓，給惠能規定了舂米量，讓惠能每天必須要完成任務。惠能對倆火工的誣告毫不分辯，對王行者的痛斥也沒在意，他藏鋒隱銳，苦勞身心，努力勞作，以期多出穀米供養僧寶。傍晚之時，惠能就快要完成任務，這倆火工一看吃了一驚，心的話，這獼獠太能吃苦，太禁累了。他們倆還嫉妒上了，心想要是照這樣下去，那不把我們哥兒倆比下去，弄不好，那王行者還得知道我們撒謊騙了他，不行，得整治整治他。

想到此，衝著惠能施威：「我說獼獠，你逞什麼能？你想把我們哥兒倆比下去！告訴你，再逞能也沒用。你才來幾天，我們哥兒倆都來好幾年了，早都受過三皈五戒了。看看你那個樣，你沒有那個善根，也許你這輩子都當不了和尚。我看你還是為我們哥兒倆這未來的和尚積點功德，你能幹，比我們禁累，乾脆把你舂的米分給我們倆點兒。」倆火工一邊說著，一邊下手搶奪糧米。

倆火工動手奪糧米
明目張膽把惠能欺
惠能他不由悲心起
憐憫這二人太愚痴
執著妄相貪戀五欲
不明因果實在可惜
善惡雖殊本性無異
但願慈心能化執迷
一燈能將千年黑暗去

一智能夠滅掉萬年愚

按說一個真正發心學佛的人決不會這樣做，這是在造孽。我想這倆火工可能是對佛法不太了解，凡夫心太重，一看惠能土裡土氣的，又聽說惠能是因為冒犯五祖才被派到這裡幹活的，再加上王行者對惠能的冷漠態度，他們倆也就見風使舵，跟著起鬨。要不他們就是惠能的善知識，來示現惡相、逆緣，要成就惠能的忍辱功夫。你想想，王行者給惠能規定的舂米量本來就是個很驚人的數量，再加上倆火工的明取暗竊，把個惠能累的常常是汗流浹背，有的時候還因為完不成任務遭到王行者的嚴厲痛斥。

廚房做飯的悟通師父一看覺得奇怪，他每次來取米，都見那倆火工很清閒，而惠能總是大汗淋漓，從不停歇。可那倆火工的舂米量還比惠能多，悟通師父覺得奇怪，暗中留心一觀察，發現其中祕密。悟通師父對這倆火工的舉動非常生氣，把此事就告訴了王行者。王行者一聽也吃了一驚，他回憶每次自己來舂房的時候，都見那倆火工勤奮勞作，惠能也是大汗淋漓。倆火工雖然幹活的時候很賣力，可他們身上沒有汗，這說明他們是藏奸耍滑，欺騙自己。王行者生了氣，給這倆火工痛斥一頓，增加一些舂米量，給他們倆規定數量，又給惠能減去了一些舂米量。

王行者走了之後，這倆火工心裡就跟惠能較上勁兒了。他們一看王行者對惠能的態度有所改變，還痛斥他倆，說他倆偷惠能糧米，他們倆以為是惠能告的密，就更加痛恨惠能，指著惠能鼻子大罵「蠻狗，獗獠」。這忍辱是很重要的修行功夫，《金剛經》上說，「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」，修行人如果不能忍辱，那就很難修成定功和智慧，就不可能有清淨心；就是世間人要是易怒的話，也沒有什麼大前途的。中國人有句俗話叫「宰相肚裡能撐船」，這就說明凡是出將入相的大才，他們的心量必然要比凡夫俗子來得寬廣。

無論是稱譏毀譽、利衰苦樂、進退榮辱，一概都能涵容而泰然自若。學佛人首先要學修養，要消弭我見，要能包容，學佛人必須要把自己的心量擴大到如大海、虛空，經上說「若人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」。

可這忍辱對凡夫來講太難了，一把利刃插到心上，誰受得了。可惠能畢竟是開悟之人，心在悟境裡，不會被外面的境界所轉，所以他對倆火工的羞辱、謾罵毫不在意，每天仍是勤苦勞作。傍晚之時，倆火工一看自己完不成任務了，又要遭王行者痛斥，就更加痛恨惠能。罵著罵著不解氣，就在惠能舂米之際，他們倆一齊上前朝著惠能的後背推了一下，把惠能推的當時就從石碓上撲通一聲蹲在地上。您別看石碓不高，可那惠能身上還綁著大腰石，這股慣力很大，一下就蹲到地上。蹲得惠能左胯疼痛難忍，胯節都脫位錯環兒了，疼得惠能大汗淋漓，倆火工一看：「獗獗，你別裝賴，起來，趕快起來。」「我的胯骨疼痛難忍，起不來了。」倆火工一聽，急忙上前，一人拉著惠能的一隻胳膊，使勁兒往起拽，把惠能拽起來，可是惠能的左腳不敢著地了。倆火工一看知道不妙：「我說盧惠能，你怎麼了？你忍著點，我們哥兒倆把你扶到床上去，你可千萬別吱聲，誰要是問，你別說是我們倆推的，你說你自己不小心摔下來的。你要是不說我們，我們以後絕不欺負你了。」

正這時候，廚房做飯的悟通師父來到舂房取米趕上了。悟通師父進屋一瞅這情形，心裡一愣，心的話，今天太陽怎麼打西邊出來了，這倆火工對盧惠怎麼這麼客氣？他仔細一看盧惠能的臉色，覺得不對，盧惠能面色蒼白，滿臉冒汗，顯出十分痛苦的樣子。悟通師父忙問：「盧惠能，你怎麼啦？哪不舒服，還是有人欺負你？」倆火工一聽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兒了，生怕惠能告發他們。可惠能還真沒那麼做：「師父，多謝你的關心，我剛才舂米不小心，從石

碓上掉了下來，左胯疼痛難忍，可能是胯節受了重傷。我真是沒用，是他們倆把我扶起來的。」

倆火工一聽，受到惠能慈悲的感召，良心發現，撲通一下跪到悟通師父面前，聲淚俱下：「師父，那盧惠能說的是假的，他不是自己掉下來，是我們倆給他推的，師父你就狠狠懲罰我們吧。」悟通師父一看心裡很生氣，可是這倆火工說得這麼懇切，誠心懺悔，惠能又在旁邊一個勁兒求情，他也不可能再多說什麼了。他一想，浪子回頭金不換，只要他們倆能改就是好的開始。如果這事張揚出去，這倆火工就不能在寺院裡待了，就得被寺院逐出去，原諒他們一次吧！悟通師父想到這兒，與倆火工一起把惠能抬到房間裡放到床上，惠能疼得大汗淋漓。倆火工一看心中不忍，跪到地上衝著惠能啪啪直勁搥自己嘴巴。一邊搥嘴巴還一邊叨咕：「盧行者，我們對不起你，我們無知，把你害得這麼慘。」這回他也不叫惠能獠獠、蠻狗，改口叫盧行者了。

倆火工看到惠能這麼痛苦，實覺良心不安，忙向悟通師父求情：「師父，您幫忙，能不能找個治骨接環的推拿能手，把盧行者的傷給治好，要不然他這一遭罪，我們倆這心裡不安！」悟通師父一聽為難了，心的話，這治骨接環兒的推拿能手一時半時上哪找去。

「二位你們別急，這個事咱們慢慢商量，要是急著去找大夫真的是不好找，再說這件事要是太張揚，對你們倆不利，弄不好你們倆得被寺院逐出去。我想盧行者這麼善良，他一定吉人自有天相。」這悟通師父預感挺靈，他剛剛說完這句話，就聽房門外有個蒼老剛勁的聲音說道：「讓貧僧前來一試。」

倆火工尋聲抬頭觀看

見一位老僧走進屋間

只見他年過古稀行動緩

滿面的污垢破衣爛衫
髒兮兮的眉目難分辨
不是個呆傻定是瘋顛
倆火工一見心驚膽顫
急慌忙上前將老僧攔

倆火工一看這和尚破衣爛衫，髒兮兮的，嚇了一跳，心的話，可不能讓他給盧行者治，萬一治嚴重了，那我們就更沾大包了。想到這兒，急忙擋在惠能的床前：「老師父，對不起，您可不能碰盧行者，您要碰大勁兒，我們倆就更倒楣了。多謝！多謝！」悟通師父抬頭一看，心裡一驚，原來是他。